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一 集部

龍川集卷四

宋 陳亮 撰

問答

七

義利之分孟子辨之詳矣而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權者猶未離於利乎有所利而為善有所畏而不為惡則其入人也亦淺矣堯舜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豈亦知其效入人之淺乎然臯陶

之陳謨以典禮賞罰同出於天而非有輕重之别也茍無所事乎其用則賞罰亦自外來耳安在其為天乎三代之用賞罰大槩猶法唐虞而記禮者載其先後之用甚詳又以為至周而窮豈世變之極而賞罰之用始重乎抑其出於天而三代始賴其用也春秋聖人經世之志而獨以代天子之賞罰則聖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亦何怪於漢宣帝之專恃賞罰以為治乎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洛書之所明載而儒者終以為治天下者不取必於賞罰亦知夫勸懲之效淺也謂賞罰不取必於勸懲則無以御天下謂其為勸懲而設則賞罰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則皐陶之所謂天者豈誣乎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於性則人之所同欲也委於命則必有制之者而不可違也富貴尊榮則耳目

口鼻之與肢體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則反是故天下不得自狥其欲也一切惟君長之為聽君長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惡而為之節而已叙五典秩五禮以與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則富貴尊榮之所集也其違之者則危亡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權謂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為善者得其所同欲豈以利而誘之哉為惡者受其所同惡豈以威而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於天而

車服刀鋸非人君之所自為也天下以其欲惡而聽之人君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則是以刑賞為吾所自有縱横顛倒而天下皆莫吾違善惡易位而人失其性猶欲執區區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賞罰以復人性而已後世之用賞罰執為己有以驅天下之人而已非賞罰入人之淺而用之者其效淺也故私喜怒者亡國之賞罰也公欲惡者王者之賞罰也外賞罰以求君道者迂

儒之論也執賞罰以驅天下者霸者之術也
八肉刑之興説者以為起於苗民而堯參取而用之
報虐以威蓋將以戒小人而非出於聖人之本心
也故舜多為之塗以出民於刑祇以施諸怙終者
而穆王之訓刑為尤詳然則雖聖人欲去之久矣
安在其為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
以為井田封建肉刑皆聖人之大經大法不可廢
也治天下而不用肉刑徒以啓小人犯法之心耳

故曰肉刑之刑刑也漢魏之際往往數議復之而不果以至於本朝而刑輕于三代矣法家者流以仁恕為本惟學道之君子始惓惓於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推之天理驗之人事而要諸古今之變究其所從始極其所由終必有至當之說

昔者聖人別人類於禽獸之中而去其爭奪戕殺之患葢必執生殺之權而後謂之刑政也則肉刑固已草具而未有其法耳苗民始多為戕人之具以淫用之堯懼

其為世訓也故取而次第品節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後罹此刑耳故曰報虐以威舜又多為之法以出之而夏於贖刑為尤詳商人執刑罰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蓋嚴其所當用者耳夫既多為之塗以出之而不嚴其所當用者是教人以輕犯法也豈聖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謹於庶獄而成康措而不用至於四十餘年穆王耄荒而訓刑以詰四方使知刑者聖人愛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漢興承秦之餘烈先王之法度盡廢而肉刑

塊然獨存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於是可與語通變之道矣井田封建自黄帝以來極十數聖人之思慮所以維持而奉行之者惟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也至於肉刑則多為之塗以出之惟恐其或用耳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者今既盡廢而不可復舉矣獨惓惓於聖人之恐其或用者縱使可用無乃顛倒其序乎使民有恥則令法足矣民不賴生雖日用肉刑猶為無法也禮節

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九鄘食其教高祖以示諸侯形制之勢方天下未定之際形勢固不可以授之人盖懼其自伐也天下已定固當以天下為家以四塞為形勢而蕭何方惓惓於壯宮室要敬方勸據秦地以臨制天下何其狹也高帝寬仁愛人天下洶洶數歲本不敢輕用其力豁達大度欲示天下以至公而庶幾於周

家之義然卒為宗臣所移猶可也而竟移於羈臣之說何哉豈三代公天下之道後世真不可復行乎抑人心多自疑而其流遂如此也不然則在德不在險是真書生之談耳

萬物皆備於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具天下豈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百骸九竅具而為人然而不可以赤立也必有衣焉以衣之則衣非外事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則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處

也必有室廬以居之則室廬非外物也必有門户藩籬以衛之則門户藩籬非外物也至是宜可已矣然而非高明爽塏之地則不可以久也非弓矢刀刃之防則不可以安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則人道為有闕是舉吾身而棄之也然而高卑小大則各有分也可否難易則各有辨也狥其侈心而忘其分不度其力無財而欲以為悦不得而欲以為悦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趨惟爭奪之是務以至於喪其身而不悔然後

從而省之曰身與心内也夫物皆外也徇外而忘内不若樂其内而不願乎其外也是教人以反本而非本末具舉之論也二帝三王未嘗不擇形勢而居之而周公於宫室之制閎大端麗欲用以爲萬世之法夫豈以形勢爲德之輔而宫室爲德之華哉此帝王所以備人道而與天下爲公也蕭何書敬蓋以知天下之勢而已而未知聖人本末具舉之道故使論者猶有疑焉且諺有之衣則成人水則成田此豈有内外輕重之異哉世儒

之論所未及也

十帝王之號名殊而其道一也然學者知稱堯舜禹湯文武而名號與謚終不可得而别以堯舜禹為名則文武獨以謚舉可通乎以為號則洛爾舜禹者必非號也湯之子孫以甲庚丙壬為號則湯不得以謂之謚然而所謂予小子履者則湯既有其名矣後世之言謚法者遂次堯舜禹湯之中夫豈其然乎文武之子孫各以謚顯而善惡一付之天

下之公論雖孝子慈孫不得加私意於其間也春秋之公侯伯子男其卒葬例以公書又何所貴於聖人之筆削乎亦無怪後世之孝子慈孫因得以致其隱惡之義也聖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

自風氣初開人極肇建於是有君臣上下之分而爲之號以尊異之未有名字之爲別而文物之可觀也及其久也有號而後有名有名而後有字有字而後有諱有

諱而後有謚上則追王其先祖先公下則施及其文子文孫旁則庇其本支族屬惟其姻聯親黨隆於朋友不遺故舊以廣親親之道於天下然後為忠厚之極人道之至文此周家所以獨備於三代也孔子作春秋既已品節而盡用之矣然名之曰幽厲而國惡不諱無以致君父之敬列爵各從其實而直情徑行無以盡臣子之心故春秋兼隱惡之義從尊君之文而人文於是大備後世無以復加矣過是以往則人心無窮不可以盡徇

而天下至衆不可以文欺也故堯舜禹湯循而至於周
道之文也春秋之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後世
之欲行恩義於春秋之外者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
士呂不韋市子楚以爲奇貨此戰國策士朝暮反覆
之謀君子之所不道而漢文立未數月乃脩代來
功宋昌旣封侯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宣帝惓惓
舊恩至侯五人而未止也天之立君本爲斯人計
猶不以逸豫其君之身顧何有於平時自結於其

君以覬非望者乎將相大臣以天下之義迎立代王猶逡巡而不敢進既已立矣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而張武實行殿中將相大臣今猶未足信邪昔者王代而今為天下主必自代來者而後足信何其示天下以狹邪貪天之功以為已力宋文帝能忍於徐羨之傅亮謝晦而王華王曇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使後世反覆多詐之人常覬天下之有變以幸一日之富貴其必自宋昌始矣

漢高帝用其私心於豐沛而生長之地亦有異恩焉是納吾身於一邑而敎天下以僥倖豈所以為天下主哉南陽之恩雖小殺而此義卒不可廢人主一時之私恩又可為萬世之常法乎裁恩義而中持衡焉使開國承家者有所據以為常行之道揆之以春秋之義則必有以處此矣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從亡者非一而三士稱焉及其反國也郤縠實當國政狐偃趙衰盎始為卿而賈佗臼季

之徒未有列也郤縠死先軫以下軍之佐代之當時以為上德則從亡之勞不論矣顛頡就誅魏犨幾不免而介之推不及祿榮辱可否與衆同之幸不幸一歸諸命不以親疎厚薄為等降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自古聖賢之舉事與夫後世英雄豪傑必寄腹心於同起共事之人者彼其察事見情常先乎衆人非以其為故舊而特親之也至於左右親暱詎肯以得國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富厚安榮不欲以天下國

家而僉其素所親耳春秋之義所以重君臣恩義之始終而不及其私者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文帝裁絳侯以大義而卒不任宋昌張武以國政彼其輕重淺深必有以知之矣丙吉之端簡厚重雖微舊故是可不任之以政乎宣帝忍於霍光而惓惓於五人者非但親疎有以蔽之而權利所在固爭之端而怨之府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所以裁恩義而中持

衡者其諸春秋之所不廢歟豐沛南陽以生長之地而霑異恩雨露之所被日月之所照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此亦天下之公義而厚薄之殊絶則為私心耳夫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茍其不役於喜怒哀樂愛惡之私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唐太宗惓惓於天策學士而秦府舊人則與東宮秦府均其用捨葢亦庶幾於恩義之平矣嗚呼安得皇極之主而共叙之哉

龍川集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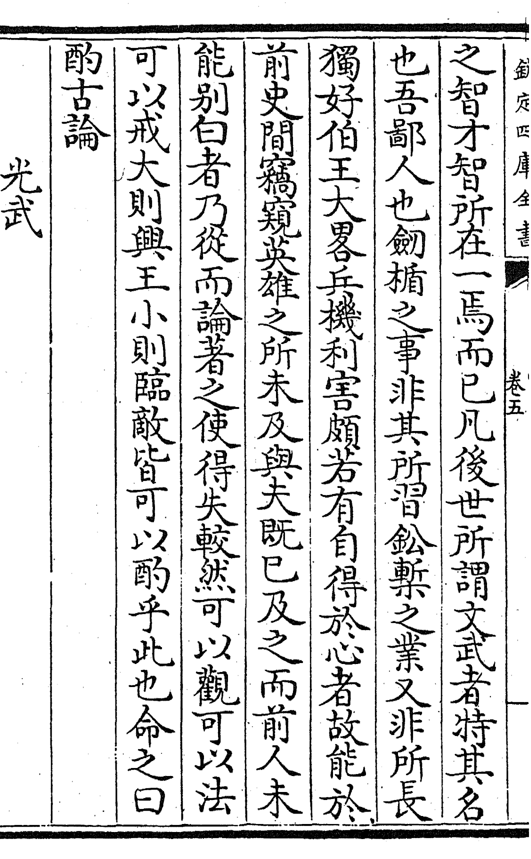
龍川集卷五

宋　陳亮　撰

酌古論一

酌古論序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岐而為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劒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世之才武非劒楯也必有料敵



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劒楯之事非其所習鈆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畧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光武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
强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筭計見效光乎
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畧然後有
一定之功畧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
也畧以倉卒制其畧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
犯此二患雖運竒奮鬬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
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
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武中興之一術

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畧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内為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内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

命鄧禹乘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為可急而關輔為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羣盜蠭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

而鄧禹得乘釁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景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畧平嚻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嚻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畧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嚻述為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嚻述為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

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畧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鬬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為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

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為藩鎮終唐之世為大患者皆
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畧則不能成一定之功
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
又聞自古服君羣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
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為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
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勒使
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
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

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切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為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先主

英雄之主所為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忿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無敵於天下夫劉備之荆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益州權遣使請荆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矣權一舉而襲破三郡再舉而遂襲關羽何者師直為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既被害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其讎而不知魏者國

家之深讐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猶有脣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忿者如斯而已矣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竒變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來矣且吾又聞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為守以守為攻此兵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專用守法亦焉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

矣備自秭歸列立數十屯亘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果闇於用兵耶備之意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一舉蕩之而不知陸遜之持重可以速壓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從予之而彼不取固將制奇合變求為不可敗而全軍以返廼難於舉動計不復生此固遜之所輕為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荆

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荆州可有使備能遣黄權率水軍以為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率步兵分進疾趨夷陵扇動諸蠻招誘大姓按兵而不動命水軍急攻之臨機設變奮力死鬬彼方支吾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鋭而用之彼亦疲於奔命矣如其能隨機拒守則駐軍而相持固壘而不懈多張疑兵斷絶險要而實未嘗分廼密遣一辯士間行至魏以金幣結其貴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

主知必召之既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臣嘗私賀陛下切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朕則對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并吳蜀也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為唇齒之援也今天相魏兩雄相鬬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則曰臣聞敵人開闔必亟入之今陛下不及圖進取而猥信吳人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此臣所

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資神武聖斷易回
苟見其利罔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討將安
出則曰蜀地僻險未易卒圖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
陵賈逵滿寵出東關或出皖城或出廣陵東西彌亘直
造長江因蜀之勢大舉攻吳吳亡則蜀失援然後徐舉
而圖蜀天下可一也議者必曰兩虎方鬬當收卞莊子
之功臣以為莊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
虎則當及其方鬬而急刺其一待其鬬已則斃者猶能

阻穴尚何收功之有哉吳蜀阻穴之虎也臣恐既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阻險桀驁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憤怒無所逞其鋒矣機不可失願陛下熟慮之也彼曹丕素貪功而劉曄亦嘗言此丕既得聞此計必深以為然而大舉攻吳吳力不能兩拒固將棄夷陵而與我和以并力拒魏是吾不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荆州可圖矣不知出此而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為識大計也故夫以私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為哉

曹公

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為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與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揮而定漢高帝是也失其術則雖紛紛戰爭進退無據卒不免敗亡之禍者項籍是也至

於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能雄強於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雖曹公之所為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舉義兵破黄巾走奉遲輔帝室深據根本號令諸將於是降張繡擒呂布斃袁氏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北方畧平矣其為患者荆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强弱難易而為之先後以勢度

之璋魯弱而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强而難其勢在所後夫荆州至近表又寖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慫備之所欲為而并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考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為邉患而反為璋魯之藩蔽也方騰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還宿衛而獨留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

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屑就也及騰既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銳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若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易爲不就超既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熈尚既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

魯可平漢中可有徒於此時合張魯之資秉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為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何者備非素樹蜀蜀人方攝吾之威必不肯信備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為用璋備異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況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分慰郡縣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絶吳之糧援

則荆州破劉備蹙然後大會諸將合饗士卒傳檄江東
責貢之不入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
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
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
不能為吳謀矣周瑜魯肅雖千百輩何害也江東既平
天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廼退就臣列光輔漢帝
招賢禮士脩明庶政以幸天下雖西伯之功不能遠過
如其不然亦不害為能一天下也彼荀彧智謀百出而

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徒見荆州四達英雄之所必爭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者之所急及熙尚平遂敎之南征荆州責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畧之士常留所必爭者以餌敵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蹙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巴漢為曹公耳目規圖益州得之則荆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乃與吳人爭南三郡三郡既失幾亡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亦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

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衡之則兩臂俱奮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荊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蓋其失止於留馬超取荊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兖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張呂而後圖二袁蓋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鬬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孫權

天下之事最爲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羣情有不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爲大患唯英雄之君爲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慴觀其勢審其入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爲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啗以甘言濟

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為不同而均於有成效昔者漢高帝之據關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為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荆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趍利役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為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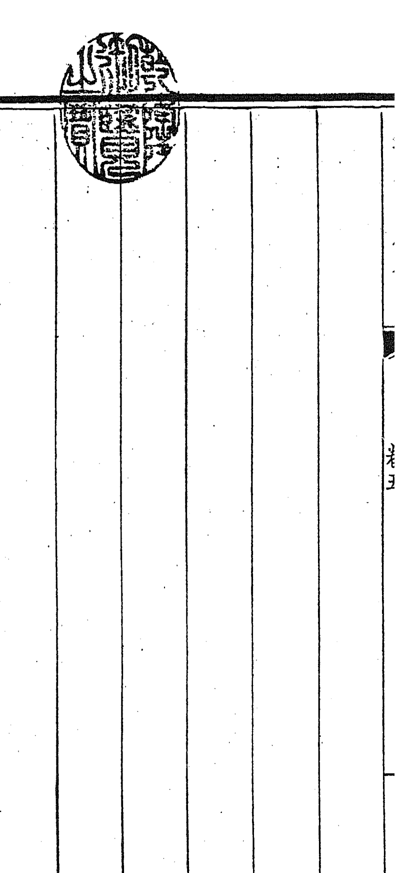
心忍一懼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欲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遽命拒關鴻門之役微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救趙之功作而曰秦為亡道英雄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羣英如獮狐兎當此之時邯以為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趍救鉅鹿焚

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為真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王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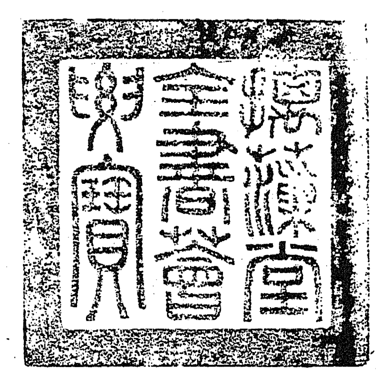
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絶於天下功最多宜為盟主以幸天下裂土行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為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為西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實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啗以言吾曲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衆厲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捲燕趙電掃齊魯據形勢之雄懾項

籍之氣然後三面竝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為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距關不能預為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乘釁而取關中而爭天下苟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間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遽為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於流議矣審操可拒卒置衆說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協力

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慴豈幸也哉權既不慴於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諂以甘言致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少拂其意欲待其驕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獲騁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實出於幸權之不成實出於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龍川集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貢生臣王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龍川集卷六至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龍川集卷六　　宋　陳亮　撰

酌古論二

符堅

有天下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已之勢而已矣彼有釁吾亦有釁智者不舉也吾無釁彼亦無釁智者不伐也至於彼無釁而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其不保而何敢議人乎符堅者好大而自忘其醜貪功而不顧

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末工賤隷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為之則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黠虜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為無敵於天下侈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强外裔也自古外裔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傳呼而定矣謝玄以數萬應之百萬至衆也數萬至寡也以至寡當至衆堅輕之不以屑意將横截於岸而盡剿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

勇一以當百百以當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焉得而不敗故嘗謂謝玄提孤軍以當秦蓋亦識用兵之法也然師次淝水勝負未判玄使人請堅麾兵少退以決一戰堅命麾退自相蹂踐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為秦自敗而晉偶勝非玄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為十道俗發並至則可以勝歸也吾嘗籌之此二說者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事勝亦亡敗亦亡蓋不足論而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

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為之說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夾水而陣一衆一寡寡者未敢前衆者不肯還晉苟退軍三十里示堅以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趨兵急渡食不暇飽糧不及齎而吾先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衝其腹奇兵躡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穽然後脫身反走虎必來奔趨於陷穽執戈臨之殺

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為謀畧不世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為偶勝故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大率百萬之衆分為十道求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鋭將皆智勇君明臣忠内外無釁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兵其精鋭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為志可倚信者惟一苻融其智勇何有君肆其驕臣獻其諛弱卒數萬留守關中而根本空虚鮮卑羌羯攢聚如林而蕭墻釁

起晉苟待其既分詔諸道堅壁清野至勿與戰命桓冲謝玄等提精兵數萬抵襄陽設奇逆擊破其一軍而自均至金入武關趨長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擣其空虛慰撫居民秋毫不犯耆老感思晉德得見官軍欣然相告簞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舉定則秦之諸道之兵強者不顧而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懼而蜀必孤使關中之兵衝其膺荆楚之兵擣其脇而蜀定矣此斷蛇法也蛇出其穴横身於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之徑塞其

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雖有餘毒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為十道則晉之計又將出於此而坐關東瞰以制天下百里之内牛酒日至大享士卒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讐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玄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沒于賊故曰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勝策也顧玄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也世言王猛之將終也叮嚀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

勢之不可雖制奇合變而亦無所用歟

韓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筭勝必筭而未嘗幸人之無筭也敵人無筭凡天下之有筭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筭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闚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為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筭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

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强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筭則進少有筭則遂逡廵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刼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狐其勢故一舉而定三

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説廼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説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入從間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廼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為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

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内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絶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内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鬬而況敵内我於死地吾何憚

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人知餘兵雖强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廼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廼命挑鬬彼又不肯戰廼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告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即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人巡

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竒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志者亦必舉兵逐我而况餘貪得忘失之心嚬䫌然其未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將相迫廼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鬬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為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既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

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為之備而況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為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信為能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為人亦足以為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已而問之豈真以為嚮者之

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為信然廼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筭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説有不妄者矣

薛公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為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為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為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為之規畫處置而釋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為可貴也然而人君

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服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辯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漢也高帝深憂之薛公為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耀智

勇據形勢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使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繇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糶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吴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吴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以并

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為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為漢用因命勃率趙燕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

西齊魯曾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臯顧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滕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為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如何哉曰懿以棄城預走

為淵之上策謹以席捲渡江爲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旣得矣雖勿論可也至勒之策曜則有足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强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臯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臯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

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據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為上計也若其沮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為疑兵而潛兵以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為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鄧禹

善用兵者識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爭於天下矣夫

戰久勝則兵不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則挫不必用而用之則勞勞且挫則敵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上損國家之靈下虧一身之名一跌之後前功盡棄其為患也可勝道哉是故智者戒之也昔者韓信之用兵也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四舉而梟成安君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知其不可當也然當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

雖不可用亦不必用也聲恐而氣喝之固足以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檄下燕然後舉兵臨齊信從其說卒以成功然吾以為廣武君雖不言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區咨計於廣武君者葢大功垂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舉百全而未嘗小衂歟鄧禹起身徒步杖策軍門一見

光武遂論霸王大畧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胷中固有大過人者矣連兵西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聲響震敵人破膽諸將勸禹乗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欲待其斃光武迫之使急進兵赤眉西走遂拔長安已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眉還兵長安復失威名大損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為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迫之使敗者吾獨以為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況吾勝而後沮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既據

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饗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此韓信破趙之勢也不知出此廼舉弊兵而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止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卒求與賊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畧有所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傳檄之説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宜者蓋亦難矣嗟夫禹之敗亦有自來矣禹令馮愔宗歆等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殺歆而反擊禹禹憒然無所

措求討於光武賴黄防而僅能得其首㛮歆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㛮歆而不至於相攻則栒邑不揺栒邑不揺則敵人不能窺而糧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既不乏則居民降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馮異而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焉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常盡心於垂成之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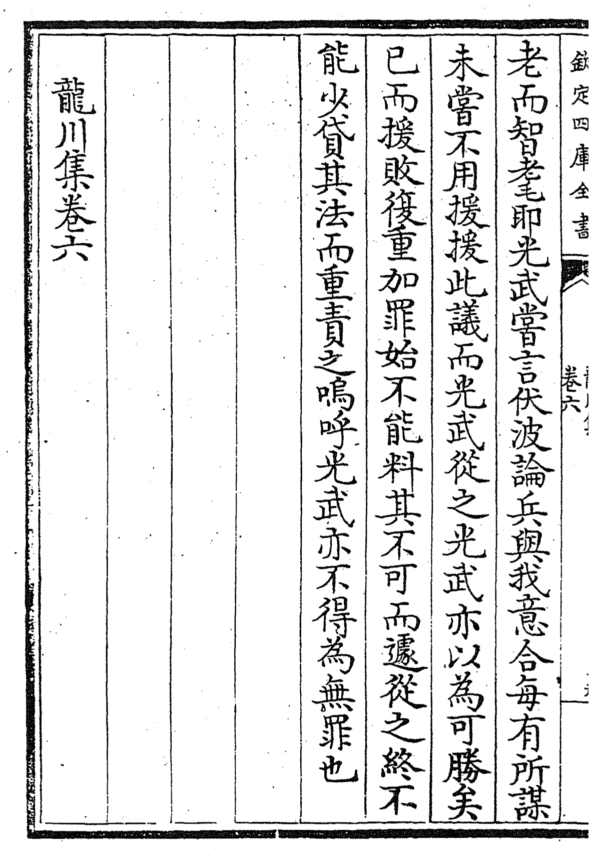
馬援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智將常用之而勝他將常以之而敗勝非險也以有術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術敗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唯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冒大險而後能立奇功險之不冒雖曰有功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惡夫履險而惡乎無術多方以誤之此兵家之至術也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雖在坦地猶然而

況於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固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聲其所必意形其所必趍而忽焉乘險而進則敵人驚沮而不知其所從來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鬬一舉而敗其黨羽覆其巢穴而後可以為不世之奇功也昔者馬援率景舒進擊于武陵溪蠻軍次下雋其道有二一曰壺頭一曰充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塗夷而運遠舒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壺頭將以奇勝也

故援力言之棄曰費糧不如徑進搤其喉咽帝遂㨗舒
而從援援既進兵賊乗高守險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已
而暑甚士卒多疫卒不戰而自敗嗟夫若援者可謂不
明乎履險之術矣吾以謂當聲言從充縱其降口使歸
以告多張疑兵鳴鼔鼙盛旗幟若從充進賊必悉衆出
拒吾密遣輕兵乗舟急進徑自壺頭以掩其無備出其
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為禦者矣五溪諸蠻可
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其敗也固宜然

援則失矣而議者方以景舒之計為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敗從舒則未必勝從吾之計則發必中攻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盛兵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攻馬超也盛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於此始援謀隗囂於掌握之間擊諸羌於指顧之頃破交趾平嶠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至此而失豈其終



老而智耄耶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援此議而光武從之光武亦以為可勝矣已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而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得為無罪也

龍川集卷六

龍川集卷七

宋 陳亮 撰

酌古論三

諸葛孔明上

英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塹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

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乘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畧横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畧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為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

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諜間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弊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為可憚而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

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常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弊為名而其為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為長奇謀為短雖知者亦止以為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為而能不為將以乗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

誇其國人令斂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弊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晚年雜耕渭濱為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震引兵畧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齊王踐位

上下相疑蕭墻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況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没其後步騭朱然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適庶分爭内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攻城畧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

偃武脩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畧各治然後興典禮脩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為其實而不能為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況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諸葛孔明下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偪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為之信其為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嘗與自比老

彭哉甚者至以為非仲達敵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為大言以譎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始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聞孔明將芟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必辯事機者之所必不為也仲達

心知其然外為大言以謫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謫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辯事機者之所不為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為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

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闔妄為大
言以譎其下此豈其眞情也夫善觀人之眞情者不於
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
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壘歛衽而歎曰天下奇才也
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為恍然自失不覺其
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眞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
豈非復為仲達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
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

齒仲達彼曉兵者固有以窺之矣書生之論曷為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以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呂蒙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下定于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顧豈一日忘之哉

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將遂以為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蹶乎其未已故燒絶棧道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乘間以定三秦既又引兵出武關使籍兵亟南而復乘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蹙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仗先烈雄據江東舉賢任能厲兵秣馬以伺中國之苦若將有所為矣然吾觀其命吕蒙之取荆州未嘗不嘆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而知其無取天下之畧也夫關羽好勇

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勢甚易譎也胡為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沔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為之聲援也方其擒于禁梟龐德操意甚難之議徙都以避其鋭而司馬仲達説操勸權躡其後其議遂寢夫徙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為無恐使操徙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而取矣是則操之徙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徙之者吳

許其躡羽之後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歟故
吾嘗論之方操勸權以躡羽後權當顯告之曰關將軍
以律行師為漢家除殘掃穢孤以同盟義當戮力此言
何為至於我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為禦而勢必至
於徙都羽行行然無東顧之憂得畢力以攻樊襄陽矣
徐晃豈能遽當之哉操既徙都權因自攻皖城命一將
攻廣陵而合吞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蒙因率兵以
襲三郡乘其弊而進擊之而盡收漢沔之地東據淮泗

西據漢沔土地日闢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蚕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畧而權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荆州以固江東凡蚤夜之所以為謀者襲關羽而已何暇為天下慮哉魯肅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切以斯言為有志而權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為矣嗚呼使周公瑾尚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其決謀以破曹操拓荆州因欲進取巴蜀結援於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還據襄陽以蹙之此

非識大畧者不能為也使斯人不死當為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奪之矣孫權之稱號也顧羣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吕蒙之徒止足以保據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鄧艾

自古英偉之士乗時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斷堅敵開拓疆土使聲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於謀者也蓋其平居暇日規模術畧定於胷中者久矣一旦遇

事而發之如坐千仞而轉圓石其勇決之勢殆有不可禦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非徑行無謀僥倖以求勝也故夫僥倖以求勝者幸而成則為福不幸而不成則為禍禍福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之論所以無取於斯也然其間有實出於謀而其迹若幸有實出於幸而其迹若謀者雖君子不能無惑何者疑似易乗也桓溫之伐蜀也師次笮橋李勢率衆出戰龔護戰没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遂進破之此其迹若幸也然

温之謀蜀審其必破然後進兵而伐之使鼓吏不誤鳴則温豈將遂退耶故吾謂温見客主殊勢而勢又決死於一戰不若遂因恐懼姑命退軍以懈其心乘其懈而擊之結陣而前可以大勝此曹操之所以破張魯也謀未必施而鼓吏誤鳴士卒勇鬬一舉蕩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窄橋之勝幸也謝玄之禦秦也師次淝水苻堅拒岸而軍玄使人請堅麾衆少退而堅衆相躡遂進敗之此其迹若幸也然玄之拒秦審其可

敗然後進兵而禦之使堅退軍整齊則玄豈將遂已耶故吾謂玄見衆寡不敵而堅又求奮於一舉不若請其退軍進兵求戰佯敗反走俟其半濟而擊之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此韓信之所以破龍且也謀未及騁而堅衆相蹂因引精鋭一戰覆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淝水之勝亦幸也夫所謂幸也者嘗試之而後得之也不幸而或不然則不能有所處矣彼二人之所以為謀者如此其久也制勝之術如此其深也雖勝之

似偶然使其不然亦不害其為勝何名為幸哉然史氏不能少發之而二子之志奄抑不伸非有智者孰能辯之鄧艾攻蜀自陰平道無人之地數百里冐險歷艱無所不至艾則裹氊推轉而下將士懸崖魚貫而進卒破諸葛瞻降劉禪天下之人皆以艾為能冐險謀勝也吾嘗論之使瞻能拒束馬之險則艾將不戰而自沮禪忍數日不降則艾將束手而就縛彼艾特以僥倖而成也何足道哉宋武帝伐慕容超引兵直度大峴卒能破之

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艾能策瞻必不能拒乎唐太宗既破宋羅睺以二千騎直造薛仁杲城下卒能降之彼策仁杲必出降故也艾能策禪必降乎艾皆不能素策之而率兵徑進豈非幸其或成哉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鄧艾之欺於後世者也

羊祜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我能攻我能守而以當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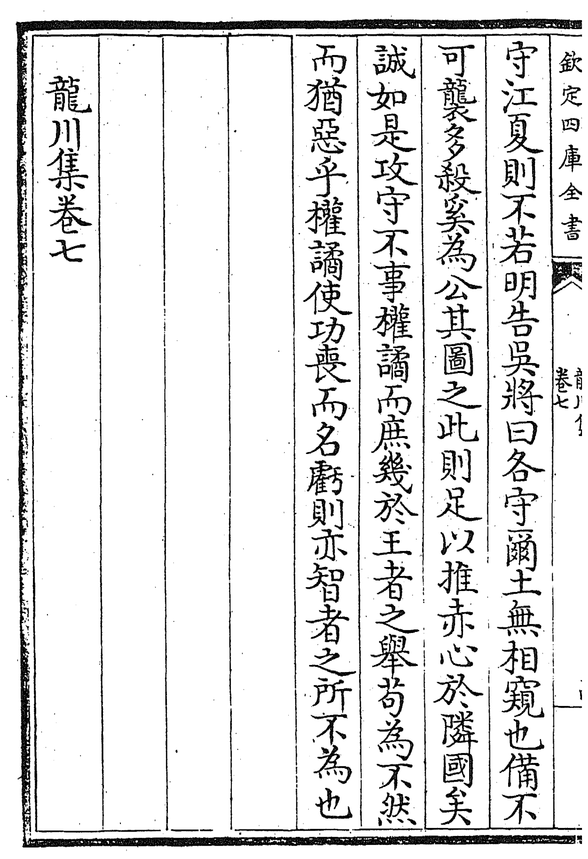
才必有所格也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敵攻而
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動於九天
之上人莫得而禦也善守者守敵之所不攻藏於九地
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天下後世
又從而服之曰奇才反是則人容有議之者矣昔者羊
祜蓋一時之良將也脩德行義以傾孫皓之政推誠示
信以懷吳人之心財之不傷兵之不耗而民為之安此
所以國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者

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祜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責之以安邊而祜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則猶有戾於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西陵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步闡以之而降所謂時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機也祜當親率襄陽之兵而急趨其前命徐胤率巴東水軍而急趨其左晨夜往赴與之合勢扼險以待吳師至則乗高而擊之破之必矣如使抗軍先至而吾急攻之於外闡乗之

於内表裏受敵焉得而不敗哉更數日西陵可得得西
陵則誘動羣蠻而江陵可圖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
攻也不知出此乃頓兵不進而抗兵已圍西陵矣止命
楊肇往救之而身攻江陵者彼豈以為攻其所必救耶
而江陵堅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而肇敗闡擒而祜卒
無功抑何戾於攻敵所不守之義哉兵法曰形人而我
無形襄陽者祜所鎮守而吳人所不敢窺者也而江夏
益陽乃敵意吾不守吾意敵不攻之地也祜當遣一能

將率精兵數千往戍之偃旗仆鼓常若無人敵以為無備而求肆侵掠則設覆以待之誘進而擊之去則因險以要之乘怠而破之此出其不意雖少猶可以覆衆也覆其一則後雖無兵而敵不敢窺矣如此而後可以為之善守也不知出此迺屯聚不分而吳之兵得掠江夏矣雖曰地遠而不及救而始不設備者彼豈以為地有所不守耶而江夏切近豈祜之所當不守也已而朝廷詰之而徒能肆辯以對抑何戾於守敵所以不攻之義

哉此則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議之也雖伐吳之策如見敵人之心腹而處置之使杜預王濬資以成功亦吳之無人而後能為是也使陸抗尚無恙祜豈能有所成耶吾故曰祜特一時之良將而非所謂天下之奇才也嗟夫權譎之事固君子之所羞為而亦兵家之所不廢也如使不欲以權譎而攻西陵則不若明告吳君曰據城而叛非忠臣也納叛得城吾將焉用君其亟守之此則足以彰大信於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權譎而



守江夏則不若明告吳將曰各守爾土無相窺也備不可襲多殺奚為公其圖之此則足以推赤心於隣國矣誠如是攻守不事權譎而庶幾於王者之舉茍為不然而猶惡乎權譎使功喪而名虧則亦智者之所不為也

龍川集卷七